續墨客揮犀

續墨客揮犀卷第一

母子妻三人併卒

劉潛以淄州職官權知鄆州平陰縣事一日與客讌縣之驛亭忽報太夫人暴疾潛馳歸已不救矣潛痛極抱母一慟而絶潛之妻復撫潛尸大慟而卒時人傷之且稱之曰潛之死也子死于孝潛妻之死也死于義孝義萃于一家

石曼卿善豪飲

石曼卿善豪飲與布衣劉潛爲友當通判海州

劉潛來訪之曼卿與劇飲中夜酒欲竭顧舟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至明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着械而坐謂之囚飲飲于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鱉飲其狂縱大率如此廨後爲一庵常過其間名之曰捫蝨庵未嘗一日不醉仁宗惜其才常對輔臣言欲其戒酒延年曼卿聞之因不敢飲遂成疾而卒

趙龍圖善爲詩句

趙龍圖師民知磁州日有春日即事云委地露花啼曉恨拂堤烟栁弄春容信哉佳句也公爲性淳古而詩筆秀麗是知有學而益有才也

願爲夫人子以報

曾學士居泉州南安縣去所居五里有草堂和尚者年九十餘戒行孤潔未嘗出庵曾公與夫人時時携果餜衣物往遺之老僧謝曰吾年齒衰邁無以爲報願爲夫人之子以報時夫人方孕一夕夢老僧披幃而入夫人驚寤而子生遽

遣人問之則草堂和尚已坐化矣所生子名公亮後爲宰相封魯公云俗傳燕巢人家巢户内獨及長過尺者吉祥也集賢尚書張公别墅在光化軍每歲燕巢第中正寢其長可容疋練户悉内獨數年間入莞機密遂登庸焉

望闕而逝

真宗皇帝時有道士柴通元者居陝州承天觀壽百餘數耐寒暑日縱酒往往不食祀汾陰隨輦自號羅山太一洞主臨終召官僚士庶言死

生之要夜分盥濯望闕而逝舉其體甚輕若蟬蛻然

土饅頭

梵志詩曰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喫一箇莫嫌沒滋味魯直曰既是餡草何緣更知滋味易之曰預先以酒澆且圖有滋味

視五色損目

凡視五色皆損目惟黑色於目無損李氏有江南日中書皆用皂羅糊屏風所以養目也王丞

相在政府亦以皂羅糊屛風

投擲去

有一武人忘其名志樂閑放而家甚貧忽吟一詩曰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投擲去至今致仕尚康寧

扈輿屠狗爲事

扈輿府界酸棗縣市民也始以屠狗爲事閒或亦宰牛豕而又善庖邑人多用之悉呼之曰扈尉一日市牛歸纒之屋後將欲殺之也牛見輿

雙跪其前足若拜焉輿曰汝欲免死乎若然者更拜即不殺焉牛又如前拜不止輿方乘酒醉而反怒曰汝拜我不已我弗信也乃竟殺之剖腹中有犢焉輿有三子不踰半歲皆死嗟曰始笑而許中怒而殺三子皆夭今一身老且孤復貧困天道遠乎邑輿今爲手力廚子於縣衙年七十餘歲矣

妖異未必盡爲禍

鄱陽龔冕仲自言其祖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

唱名曰其家衆妖競作牝雞或晨雄犬或巾幘而行鼠或白晝羣出至于器皿服用之物悉自變易其常處家人驚懼不知所爲乃召女巫徐妖者使治之時尚寒與妖對爐而坐有一猫正卧其側家人指猫謂妖曰吾家百物皆爲異不爲異者獨此猫耳於是人立拱手而言曰不敢妖大駭而去後數日捷音至二子皆高第矣乃知妖異未必盡爲禍也

王弼言有所自

宋子京尚書云古者牛惟服車書曰肇牽車牛易曰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王弼易傳云牛稼穡之資是不原漢始用牛耕之意其説雖不見於經書然十哲有冉耕者字伯牛葢取其義古非不知以牛耕但趙過教人驅馭之法耒耜之器爲備善耳王弼之言必有所自也

好草聖不工

張丞相好草聖而不工當時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

使其姪録之當陂險處姪惘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詬其姪曰胡不早來問致吾忘之

呼爲卧仙

華岳張超谷嵒石下有僵尸齒髮皆完春時游人多以酒瀝口中呼爲卧仙好事者作木榻以薦之嘉祐中有石方十餘丈自上而下正塞嵒口豈非仙者所蜕山靈之不欲人之褻慢

王維畫黄梅出山圖

王仲至閱吾家畫最愛王維畫黃梅出山圖蓋其所圖黃梅曹溪二人氣韻神檢皆如其爲人讀二人事跡還觀所畫可以想見其人

廏猴

耿從政以供備副使知趙州廏養一猴甚大如三四歲兒極甚馴善不加覊縶亦不遠去廏有守卒夜即睹情常使此猴執火炬舉動如人惟所命焉時見勝者即伸手乞錢稍遲與即滅其火人已怪之廏後有園守卒居園中其婦產一

子三日浴之猴在旁圖卒貿之常居家以浴蔬於圃一日盡室灌園其子婦以兒在家乃先回欲乳之適見猴抱嬰兒在房前婦使猴放子于地而出他日自外歸乃見其子殂於釜中而猴常見浴兒乃效人之所爲於是白于臥使而斬之足知畜養異類亦宜防之也

吉貝布

閩嶺以南多木棉土人多植之有至數千株者採其花爲布號吉貝布余後因讀南史海南諸

國傳言林邑等國出古貝木其華成時如鵞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與紵布不異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正此種也蓋俗呼古爲吉耳

分夜鐘

歐公詩話有譏唐人半夜鐘聲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鐘鳴時或以謂人之始死者則必鳴鐘多至數百千下不復有晝夜之拘俗號無常鐘意疑詩人偶聞此耳余後過姑蘇宿一院夜半偶聞鐘聲因問寺僧皆曰固有分夜鐘曷足怪

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鐘惟姑蘓有之詩人信不繆也

過潤好怪

淵材过潤好怪甞畜兩鶴客至指以誇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此禽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此鶴夜産一卵大如梨淵材面發赤訶曰敢謗鶴耶卒去鶴輙兩展其脛伏地淵材訝之以杖驚使起忽誕一卵淵村咨嗟曰鶴亦敗道吾乃爲劉禹錫佳話所誤自今除佛老子孔子之語餘

皆勘驗余曰淵材自信之力然讀相鶴經未熟耳又曰吾平生有所恨者五事耳人問其故淵材斂目不言久之曰吾論不入時聽恐汝曹輕易之問者力請其說乃答曰第一恨鰣魚多骨第二恨金橘多酸第三恨蓴菜性冷第四恨海棠無香第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詩聞者大笑而淵材瞠目曰諸子果輕易吾論也

張氏園亭

范諷自給事中謫官數年方歸濟南城西有張

氏園亭數泉上出有金線真珠之目水木環合乃歷下之勝景園亭主人乃張寺丞聽也嘗邀范宴飲于亭范題二韻詩于辟園林再到身猶健官職全拋夢乍醒惟有南山與君眼相逢不改舊時青

畫有八景

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尤善爲平遠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烟寺晚鐘漁村落照謂

之八景好事者多傳之往歲小窑村陳用之善畫迪見其畫山水謂之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用之深伏其言曰常患其不及古人者正在于此迪曰此不難耳汝先當求一敗墻張素訖倚之敗墻之上朝夕觀之觀之既久隔素見敗墻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爲山下者爲水坎者爲谷缺者爲澗顯者爲近晦者爲遠神領意造恍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了然在目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

自然境皆天就不類人爲是謂活筆用之自此
畫格進妙

香山寺猴

郴州境有香山寺寺搆于山半其景極清雅然
多羣猴至相呼沿掛簷楹之上亦入庖厨竊食
又常汚僧緇衣寺僧患之無計絶也有一客僧
曰我能令其絶迹不來一日以機獲得一猴僧
乃以濃墨徧塗猴身而復縱去羣猴見之大驚
時奔走無地墨猴被縛以得縱去趨羣甚急衆

猴呼吽而益走引領望之俄傾入於深山而不見自此猴果絶跡莊子言汝太白而去黑而來豈不怪也亦此類也

通印子魚

莆陽通應子魚名著天下蓋其地有通應侯廟廟前有港港中之魚最佳令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謂之通印子魚故荆公亦有詩云長魚俎上通三印此傳聞之訛也

擬古詩

文選有江文通擬古詩三十首如擬休上人閨情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爲休上人詩故事又擬陶淵明田園詩云種禾在東皐苗生滿阡陌今此詩亦收在陶淵明集中皆誤也

續墨客揮犀卷之一

續墨客揮犀卷第二

忌桃李雀蛤

服术者忌食桃李雀蛤今人多不食鳩鴿誤也海傍有蛤背有花紋者土人謂之花蛤無紋者謂之沙蛤其狀一同記云雀入大水化爲蛤蓋以其同類故耳瀕海之民有目覩其變者

江左高文

六一居士謂陶淵明歸去來爲江左之高文當世莫及涪翁云顏謝之詩可謂不遺鑪錘之功

矣然淵明之墻數仞而不能窺也東坡晚年尤喜淵明詩在儋耳遂盡和其詩舒王在金陵作詩多用淵明詩中事至有四韻詩全使淵明詩者又嘗言其詩有奇絶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由詩人以來無此句也然則淵明趣向不羣詞采精拔晉宋之間一人而已

渡觀江風作

王榮老嘗官于觀州罷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

濟父老曰公篋中畜奇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所有有玉麈尾即以獻之不可又以端石研獻之不可又以宣包虎帳獻之皆不驗夜卧念曰有黃魯直草書扇頭子題韋應物詩曰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即取視惝怳之際曰我猶不識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一帆而濟余謂觀江神必元祐遷客之鬼不然何嗜之

深也

胥吏魁桀狡獪

陳學士貫爲省副時三司有一胥魁桀黠狡獪潛通權倖省中之事率以咨之每聲喏使遣往往佯爲欠伸不敢當其禮陳聞而不平決入省斥逐之既來叅見嚴顏以待胥知其意奉事彌謹稟承明敏舉無遺事歲餘陳亦善待之一日陳謂胥曰宅中欲會一二女客何人可使幹辦胥曰某公事之隙暫往督視亦可陳不知其心

有包藏乃曰爾若自行甚善宴席所須十未具一胥乃擕十餘歲女子于東華門街插紙標于首曰爲陳省副請女客令監厨無錢陪備令粥女子要若干錢遂結皇城司密邏者俾潛以聞朝廷將行黜降賴宰臣辦解終歲竟罷去止得集賢學士舊例省副罷皆得集賢學士

鯉魚三十六鱗

鯉魚當脊一行三十六鱗鱗有黑紋如十字故謂之鯉文從魚里者三百六十也然井田法即

以三百步爲一里恐四代之法容有不相襲者

天慶觀古鐘

郴郡天慶觀有古鐘一夕大風雷俄而失之觀主意其爲盜者所取也乃告公而求之符下不不得漁者一日渡江以篙下剌鏗然有聲細而視之乃其鐘也告官舉而出之乃天慶觀所失鐘也鐘腹有二竅若用利物穴之也說者言鐘鼻濕作龍形往往有靈與潭下蛟蝎草鬥不然鐘何以致此也夫鐘其重數千斤雖百人未易

遷徙也無故而入于水下是可怪也夫

射之沒鏃

史記李廣傳廣夜見石以爲虎射之沒鏃漢書云飲羽史遷與李廣同時必不誤鐵能入石逾寸亦足爲異必無竹能入石過尺之理雖云精誠所致恐物理不然此殆班氏之飾詞也

至言之祖

宋尚書云混元皇帝道德經爲至言之祖屈平離騷爲詞賦之祖司馬遷史記爲紀傳之祖後

人爲之如至方不能踰矩至圓不能過規左郎明工言人事莊周工言天二子之上無有矣雖聖人復生幾以加云

作不經人道語

威學士次仲孔舍人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平仲曰當作不經人道語曰斜拖闕角龍千丈潜抹墻腰月半稜坐客皆稱絕次仲曰句甚佳惜其不大乃曰看来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平仲乃服其工

皂鶴洞

平凉西有崆峒山乃廣成子修道之所山之絶壁有石穴謂之皂鶴洞鶴頂如丹毛髮皆黑日照之金色粲然故其下有金衣亭歲不過一二出今其地乃爲僧徒所據鶴或見則僧徒必有死亡反初者

樂毅論皆摹本

本朝人高紳學士家皇祐中紳之子高安世爲錢唐主簿樂毅論在其家子嘗見之時石已破

缺末後獨有一海字者是也其家子甞見後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為數片以鐵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于蘇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復見今傳樂毅論皆摹本也筆畫無復昔之清勁羲之小楷字於此殆絕遺教經之類皆非其比也

崔球畫夢至家

池州崔球為太學生苦學久不歸一日晝夢至其家見其妻正凭几寫字呼之不應與之言不

答若耳不聞焉所書乃詩一首也云數日相望極須知意思迷夢魂不怕嶮飛過大江西既覺歷歷憶其詩乃書之藏于笥後月餘家問至其妻寄此詩一字無差有其書之月日乃球得夢之日也

服金石藥者多被毒

周東老嘗言退之痛斥道釋以至貶謫然在潮州乃參大顛其後與孟簡書雖深自辨釋終不能掩也又好言人服金石藥者多被毒病而

死必爲世誡而樂天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則知退之晚年亦因服金石致病死矣以之立言垂教則可豈可謂亦允蹈之者乎

續墨客揮犀卷之二

續墨客揮犀卷第三

血如皂莢子

真廟時有人奉使交趾以脊羹配籠餅而食羹中血皆如皂莢子雖味不甚佳莫知其何以能然洎回覲求其法乃取牛蜼淪而去其皮耳

𩫖融

𩫖融或謂之𩫖戎漢書謂之格五雖止用數碁共行一道亦有能否徐德占善移遂至無敵其法亦常欲有餘而致敵人于險雖知其術止如

是然卒莫能勝之

胡蔓

二廣有草生于山谷間其名胡蔓草以急水吞之即立死以慢水下之即緩死又取毒蛇殺之以草覆洒之以水菌生其上取而爲末以酒毒人始亦無恙再飲酒即毒作死矣以茶以飾皆然其俗頗淫婦人多不由媒而配合北人與之合既情相愛多不肎逐北人内地即陰以藥致食物中北人還即誡之曰子某年復來若從其

言去即復有藥解之若過期不往乃斃矣或謂之定年藥北人屆彼亦宜誌之也

龍指溪作詩

龍禪師有道老宿也初住筠之三峯嘗赴供民家溲溪溪流漲龍重遲爲漲流所漂童子掖之至岸坐沙石間垂頭似雨中鶴童子意必怒且遭詬遂不敢仰視龍忽指溪作詩曰春天一夜雨滂沱添得溪流意氣多剛把山僧推倒却不知到海後如何後住汝州香山寺無疾而化

業成方食肉

賈叅政之父名玭有學問五代時舉進士甲科開寳中官至水部員外郎教子甚嚴參政方五歲日誦千餘言常令蔬食曰俟業成乃食肉參政年十五遂登進士第士大夫有子弟好學者水部必持刺往謁勸誘之常言父兄於其子弟當割愛尚嚴使之有立羣從孤幼貧不能自立者咸養育訓誨以至成人云

八十二歲及第

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祕書監卒年九十餘

張密學善待僧文鑒

張逸密學知成都善待僧文鑒大師蜀中民素所禮重一日文鑒謁張公未及見時華陽主簿張唐輔同俟于客次唐輔欲搔髮方脫烏巾睥睨文鑒罩于其首文鑒大怒諠呶張公遽召才就坐即白曰某與此官人素不相熟適來輙將

幞頭罩某頭上張公問其故唐輔對曰某方頭
難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大師頭閑遂且權少
時不意其怒也張公大笑而已

過一新貴人食

余與李德修游公義過一新貴人貴人留食予
三人者皆左手舉箸貴人曰公等皆左轉也予
應聲曰我輩自應須左轉如君豈是背匙人一
坐大笑

小民不為利動

與元府李翁以煅鐵爲業僅免飢寒俄生一女姿容絶麗人目之爲花羞豪貴競納金珠求以爲妾有至數千緡者其父悉拒而不許既而有貧士願聘爲妻乃許之貧士後遂以才學登第人皆歎其小民能不爲利動而有守也

六虎

延平吳氏姊妹六人皆妬悍殘忍時號六虎就中五虎尤甚凡三適人皆不終平生手殺婢十餘人每至夜分常聞堂廡間喧呼擊朴之聲同

室者皆懼五虎怒曰狂鬼敢爾耶命開戶移榻於中庭乃持刄獨寢於是徹旦寂然人謂五虎之威鬼猶畏之也

續墨客揮犀卷之三

續墨客揮犀卷第四

陳烈遵古禮

陳烈福州人博學不徇時態動遵古禮蔡君謨居喪於莆田烈往弔之將至近境語門人曰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與二三子行此禮於是烏巾襴鞾與二十餘生望門以手据地膝行號慟而入孝堂婦女望之皆走君謨匿笑受弔即時遣李畫匍匐圖

古塚

濟州金鄉縣發一古塚乃漢大司徒朱鮪墓石壁皆刻人物祭器樂架之類人之衣冠多品有如今之幞頭者中額皆方悉如今制但無脚耳婦人亦有如今之垂肩冠者如近年所服角冠兩翼包面下垂及肩畧無小異人情不相遠千餘年前冠服已嘗如此其祭器亦有類今之食器者

守宮

守宮其形大槩類蜴蜥足短而加闊亦有其色

金者秦始皇時有人進之云能守鑰人不敢竊發鑰古名之曰守宮由此也又云致于宮中宮人之有異志者守宮即吐血污其衣或曰以守宮縶宮人臂守宮吐血污臂者有淫心也秦皇則殺之

與可詩精絕

東坡嘗對歐陽公誦文與可詩曰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歐公笑曰與可無此句此句與可拾得耳世徒知與可掃墨竹不知其高才兼諸

家之妙詩尤精絕戲作鷺鷥詩曰頸細銀鉤淺曲脚高緑玉深翹岸上水禽無數有誰似汝風標

有氣岸

德州軍士劉喜有氣岸嘗出經年妻與一富人子私通夫歸紿謂妻曰汝之前事我盡知之吾不能默默受辱于人又不忍間兩情之好汝能令富人子以百金餉我我則使汝詐爲病而死者載以凶器而送諸野汝夜則潛往奔之如是

廢可以滅口妻以爲然因進百金託以疾逝夫乃納妻于棺膠以大釘遂縱火焚之以身自訴于郡將張不疑不疑奇其節而釋其罪

婢僕患疾

江南富民王生有僕病癩積年王生惡而逐之自投于井水始及肩故得不死明日汲者爲救而免自是所患頓除至八十餘方死又安州楊子方秀才有婢春燕中年忽得足弱之疾不能步履而飲啖輙兼數人其家亦厭之移棄野外

凡旬日不得食一日自步而歸卒老于楊氏此理殆不可曉

中書有生老病死苦之說

熈寧中初富丞相若足疾多不入曾丞相將及引年時王介甫趙閱道唐子方為叅政介甫日進說以更廢政閱道頗難之而不能奪但退坐閣中彈指言苦唐子方屢爭于上前既而唐發疽而死京師人言中書有生老病死苦之說謂介甫生曾公老富公病閱道苦子方死也

唐肺石

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擊磬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人肺亦有款誌但漫剥不可讀按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原其義乃伸寃者擊之立其下然後士聽辭如今之撾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于垂又肺主聲聲所以達其寃也

詩記一時事實

歐陽公夷陵黄牛廟詩曰石馬繫祠門東坡錢

塘詩曰我愛南屏金鯽魚二詩皆無以異童稚
學為詩語者然皆記一時之事歐陽公嘗夢至
一神祠祠前有石馬缺左耳及謫夷陵過黄牛
廟所見如夢中西湖南屏山興教寺池有鯽魚
十餘尾皆金色道人齋餘爭倚檻投餅餌為戲
東坡習西湖久故寫於詩詞耳

笛聲發于林

余尚書慶歷中知桂州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
袤數十里每至月盈之夕輙有笛聲發于林中

聲甚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終不詳其何怪也公遣人尋之見其聲自一大柏木中出乃伐取以爲枕笛聲如期而發公甚寶惜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之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月下吹笛之像雖善畫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

睹貌輙相憎惡

晋陽有張李二生爲隣二生素無𨼆隙睹貌輙相惡憎張與高僧志端相善語其因僧曰此宿

寃也宜遠遊以避之張如其言因詣蜀僑居僧舍數年後忽聞有李處士者投宿是院張潛窺之乃隣之李生也張甚疑惟促裝將出李懷刃伺諸門勘其胷而殺之李自刎

失禮則求諸野

居喪之禮近世滅裂余嘗知辰州民與蠻獠雜處其俗父母喪不啗稻粱鹽酪飛走之肉惟食藜實粉豆魚菜而已雖未合于古禮而諸夏閭里之民不逮也失禮則求諸野信哉

錢有順天得一文

熙寧中嘗發地得大錢三十餘千文皆順天得一當時在庭皆疑古無得一年號莫知何代物予按唐書史思明僭號鑄順天得一錢順天乃其偽年號得一特以名鑄錢耳非年號也

韓范二公客

范文正鎮鄱陽有書生獻詩甚工文正延禮之書生自言平生未嘗飽天下之寒餓無在某右者時盛歐陽率更字薦福寺碑墨本直錢千文

正為具紙墨打千本使售於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故時人為之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韓魏公客有鄭注者才而美然求室則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魏公憐之百計賙卹為求婚將遂其人必死公以侍兒賜之未及門而注死鄭注殆可與范公客同科也韓范功名富貴如泰山黄河日月所不能老兩客乃爾可笑耶

蝘蜓兩首

余友人張德夫嘗夜觀書有蝘蜓誤躍入燈盞中視之有兩首未幾德夫卒

詐為愚憒無知之狀

李幾道朝散云淄川劉揀有道之士也布裘緇巾詐為愚憒無知之狀養母甚孝所居臨池一旦忽扶其母登山是夕大水平地丈餘人始疑而異之其後去城數里作窟室以居別築小室以居其母朝暮惟出視母寢食訖復還窟室默

坐如是十餘年士大夫欲見者皆入窟室中相對不交一談問亦不應但云速脩速脩而已毋卒營葬訖一旦翻然棄去不知所往

獻秋霖賦

徐仲謀在皇祐中罷廣東提刑到闕時京師多雨遂獻秋霖賦略曰經連乎七月八月洊浸乎大田小田望晴霽而終朝禮佛放朝參而隔夜傳宣泥塗半浸乎街心不通車馬波浪將平於橋面難渡舟船時賈文元陳恭公秉政共引過

於上前且云陰陽失序自當策免然臣等已屢
乞罷而聖恩未允致有疏遠小臣以猥語侵侮
臣等實無面目師長百辟神宗怒降仲謀監郚
武軍酒稅

仕宦守義

唐龍圖蕭恬靜寡慾天聖中以工部郎中知洪
州𫐐舟南康徘徊不進或問其故答曰職田以
四月為限今遂之任得無獲趣利之譏乎逾月
乃上當時仕宦者無不愧服之

安邊良策

密學呂公綽知秦州古渭諸羌來獻地呂曰天下大矣豈利區落尺寸之地耶謝絶之夏安期郎中知渭州籍塞下閑田募人耕種歲得穀數萬斛以備賑貸人甚便之人謂二公皆得安邊之良策

夢以手扶天

韓稚珪侍中知秦州日卧疾數日冥冥無所知倐然而蘇語左右曰適夢以手扶天者再不覺

驚竄其後援　英宗於藩邸翼　今上於春宮
扶天之祥已兆于慶歷中固知賢臣之勲業非
偶然而致也

黃河出一人手

祥符中黃河急流中忽出一人手大數尺上題
八人姓名皆當世達官也是歲八人者皆死

緡自地起立

夏侯嘉正太平興國中爲益王生辰使所獲金
幣鬻之得錢輦歸家忽一緡自地起立良久乃

仆嘉正遂病逾月而卒

鰻井

越州應天寺有鰻井在一大般石上其高數丈井纔方數寸乃一石竅也其深不可知唐徐𦤎詩云深泉鰻井開即此也其來亦遠矣鰻即出遊人取之置懷袖間了無驚猜如鰻而有鱗兩耳甚大尾有刄跡相傳云黄巢曾以劒割之凡鰻出遊越中必有水旱疫癘之災鄉人常以此驗之

歐公贈禹玉詩

歐公王禹玉俱在翰苑立春日當進詩帖子會
温成皇后薨閤虛不進有旨亦令進歐公經營
禹玉口占促寫曰昔聞海上有仙山烟鎖樓臺
日月閑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歐
公喜其敏速禹玉歐公生也而同局近世盛事
故歐公贈其詩畧曰當時發策武城宫曾看揮
毫氣吐虹夢寐閒思十年事笑談今此一樽同
喜君新賜黄金帶顧我今為白髮翁 下闕

續墨客揮犀卷之四